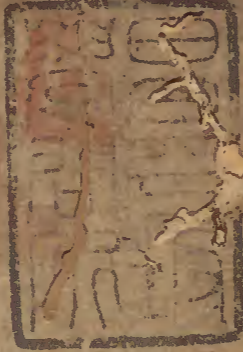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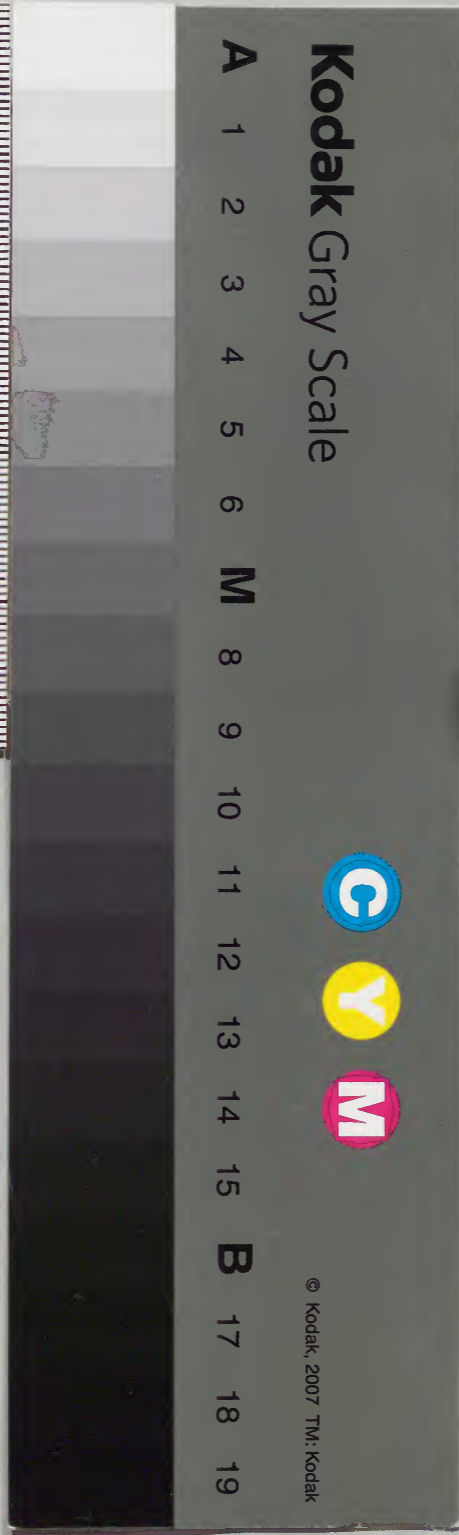
周易會通 三



漢書門			
八	三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八
函	冊
架	號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38
冊數	10 (3)
函號	273 6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大有 三三 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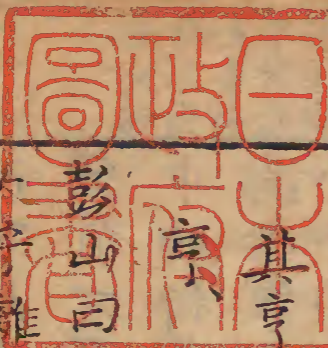
大有元亨



淺草

卦象所照者廣是人君照臨萬國尺地莫非其有卦体所從者衆是天下皆歸一人一民莫非其臣故名大有夫所有者大則其亨亦大但見禮樂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无不通矣元

大有元亨 元是制作盡善亨是治化四達



彭山曰大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

如此說
照本義
大善而
亨則元
字作善
字看
未盡善
在元亨
之前作
大亨看
三可

吳因之曰。所有既大。元亨又何必言。蓋大有只籠統據天下大勢而言。元亨則就其中運用調理說得極細。如萬事皆无可議矣。而猶有一事稍未精粹。即此一事規模要領。亦粹然无以議矣。其中曲折處。猶未十分滿足。此便不可語元。天下之大。指臂相使。威靈所制。无弗達矣。而猶有匹夫匹婦未會其極。皆吾德化壅塞處。便不可語亨。緣所有既大。我的精神要周遍圓滿。照顧得到也。甚難。故自古創業者多。而大有者少。大有者間有之。而元亨者絕少。大有與元亨並言。則天下雖大如人一身。元氣貫徹。更无一毫壅闕。勢莫盛于此。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為善之長。故惟元為能有大而亨。

彖曰合旨。全彖皆重德。上首節德足。致有下節德足。治有大。凡處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攝人羣。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裁握全在德勝。故夫子提其德二字。未接是以二字。應天時行。正是大中上下之應。乎此耳。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何以名大有。其卦體六五之位。尊為天子。且有大小中之德。是以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儀刑。萬民親附。車書王帛。會于一統。故為大有。曰元亨。豈倖致哉。蓋治有之德。非剛不斷。非明不燭。非應天無以妙剛明之用也。卦德乾健離明。卦體居尊應天。

柔字不
可泥恐
礙下割
從字

則是神謀雄斷足以裁決萬几聰明睿智足以周知萬物德之
體固如斯矣且其剛健之所敷施文明之所旁達無非順天理
之當然而與時宜之初非任暴為剛過察為明德之用又如斯
也惟德足治有故其禮樂刑政自盡制作之善而極推行之利
是以元亨

首節雖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德為主大中之極也純乎中
而無不中之雜也下面剛健文明應天時行便都包了二節其
德二字一直貫下是統論君德非德體之德也先剛後明秉天德
以照萬事也卦雖主柔而以言其德有剛健文明之體則以剛為
主有應天時行之妙則得剛之助此大有所以元亨也司馬君實

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
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
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應天即是
時行原非兩層唐氏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二應字
正相照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彙彙易萌不有以
治之可乎君子察之以明決之以健惡者累吾有則刑辟遏之
善者輔吾有則爵賞揚之此非私意也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特
順天所欲遏欲揚之休命而已由是天下知懲而害有者遠知

此說與大義有善而無惡相合

順字即中庸率字同義

勸而保有者集何大有之難保哉

前講休命照依舊說而新說謂天命休美原來有善無惡過之揚之不過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奉行天命天討之說唐疑菴曰天之休命即天之大德也今日索其善賞之日搜其惡伐之雖謂之天命天討非其好生之初矣故惡不待其著即過而絕之使不作善雖隱必揚而顯之使樂于為不惟善者蒙其利惡者亦不至受殃與本來秉彛劫一而不相遠故曰順天此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六爻合旨

李九我曰大有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缺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

匪彭慶有而不過其則爻詞皆善盛世之景象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初惕其艱二防其敗三慎其享四匪其彭所以儆人臣五慮其无威上幸其不溢所以儆人君 楊誠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

○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時當大有彙彙易生本有交害之理而咎不終无也初陽在下未與物涉是以政事不至怠廢紀綱不至敗壞未涉彙彙之害而匪咎也然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又必艱以處

二

卷三

句

依愚見
張字不
必指終
言人情
必然克
艱于初
艱則牙
咎分明
惟原所
以匪咎也

之敬畏加切則終不至於害而无咎矣

无交害善其始也艱則无咎戒其終也在世道上看交涉也害謂
敗亂之害或曰驕奢之害匪咎猶言非為咎也艱常存无交害之
心則无咎即上匪咎而保其終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
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時當大有而居初故初心未變彙蘖未萌而未涉乎害也

提一初字正危其終而惕之以艱也保終之道慎于履始必有克
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
末見大有馬始不垂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著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二以剛中而應六五是以碩德宏才受君委托而民物之重皆
身荷之大車以載之象也如是而往可以勝任何咎之有

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之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之象所謂入
資啓沃出任經綸文致太平武定禍亂悉以托之者也惟大車為
能輕天下之至重邇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所以
任重不危致遠不泥可以往而无咎取象二虛足以受九剛足
以行故象大車以載有攸往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大車以載者言二有剛中之德足以負荷大任故以所載積之

于中不致覆敗也

積中作以載象者傳曰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敗猶九
二才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或以中即剛中言剛中之德至于
充積作大車象者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下賢之君將何所效用哉感知遇
而盡獻納凡治有之規保有之責无不入告我后象猶公之用
享方物畢獻者乎是惟君子能之若公侯中之小人則謨猷不
足上陳徒獻諛耳安足當此

○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

然也程敬承曰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

剛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弗克
正欲專其責于用亨者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惟君子能之若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
大之說以為君害而已

初九无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柔君也四以剛近之功德過盛所謂彭也幸其處柔能克
自抑畏不以寵利居成功匪其彭焉則疑忌可免而无咎也

彭以功德言非立位也。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為求免疑忌之故。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匪其彭而无咎者由其心之明於君臣之分盛衰之機不惟辨其槩而且替其微故不敢一毫僭擬而得无咎也。

以明字為主辨是明足以辨也替是辨之深也有以明辨二字相連而以哲字為形容其明辨之深亦可矣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動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替者當局不迷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效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虛中應二而上下歸之是推誠任賢足以固結臣民之心而臣民與我交相孚信為厥孚交如而以柔道致治者也但恐柔中之君病於寡斷承平之久狃於因循耳當以威濟之而後可保有而吉也。

威如是
以柔下
足者開

當大有之時而群剛應之非孚不及此然處羣剛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振自古虛已任賢之君往往以優游不斷致積弱故以威如戒之。虛已應二是厥孚上下五陽歸之則五與上下交孚矣。陸氏曰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過惡揚善斷然行之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程

敬承曰孚交德交也。交不足以言之。故云曰如。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厥孚交如者言六五之孚有以感發上下之志也。蓋虛已下賢感臣作忠之心為民而虛已下賢感民悅服之心故交孚如此威如之吉者蓋太平之世瀆漫易生一于柔則人將易之而玩法行奸矣故必濟以威也。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天下之志字同皆指心之發見真懇處而言原是人、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沒其發

見彼又不得自主惟願上之能觸發與否耳。或曰易字照初爻艱字來見處大有者自始至終斷宜艱不宜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有至上九盛極矣盛極易盈而能下從六五高而不亢滿而不溢是履信思順而尚賢人主之盛德也惟德動天自天祐之祐於一身則百祉集矣祐于天下則盛治永矣吉无不利。

舊以六五為賢上九為君看來天祐宜指五說方與彖上下應之旨合。程敬承曰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承也惟大有稱上下應故上亦應五九陽也在五之上為天之象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為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為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

天祐指
五說為
是履信
思順尚
賢之義
已備乎
六五此
爻不過

克當天
心而天
佑耳

吉无不利。斯其所以大有歟。曰自天祐。明天祐之有自也。蓋六五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至上九而天祐之。惟應天乃得天也。不然天下未有處其極而不害者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盛極當衰。何以吉哉。由其信順格天自天祐也。

曰上見當衰了。宜衰而不衰者何故。推本於天心而曰自天祐。

陸庸成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之无咎。

君道之吉而為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為六爻之全德。而象曰大有上吉明事闡金卦非止上爻也。

謙 三三三 坤上 豫 三三三 坤下

陸庸成曰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滅德之階。故謙爻極著謙之效。而

豫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見於豫

之順。而豫之彖傳言順動者四。蓋有旨哉。謙以三為主爻。故以

彖之君子有終與之豫。以四為主爻。故曰由豫又彖曰剛應志行

而象曰志大行也。謙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以正不服。知

侵伐之皆為謙。則知天地之虧盈變盈正是天地之謙。不是天地

之盈。豫有四之由豫。不可无二之介石不終日知。介石之善處豫

則知天地聖人之不過不忒。刑清民服。只是天地聖人之順。非是

天地聖人之豫。然而謙可鳴。豫不可鳴也。故謙之二由中而出。曰

中心得。上從外而和。曰志未得。豫之初恃其配以為樂。曰志窮。

謙 三三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卦德內止外順，是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卦象山高地卑，是以至高而屈至卑，謙之象也。故名謙，夫謙本人所樂與，人能謙則无往不通而亨，此君子之道也。究且德顯名尊而有終矣。有而不居曰謙，若无而不居，乃是本分不謂之謙，亨以行無不得言，有終以成就結果言，亨有終，摠是著謙德之善，乃一時見之非始，亨而後有終也。必言君子者，見謙非君子不能也。陸庸成曰：謙之亨也，惟君子能有其終，昧道者觀近，知道者考終於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於謙者矣。程敬承曰：有終分明，謙

上卦有字說來，謂有而能謙，故終保其有也。潘雪松曰：謙為美德，由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能令終，逾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樞楨，而并人已而忘。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無溢亢也。讓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舍，歛之無而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碩膚有几几之安，德彌盛，禮彌恭，既老猶抑之戒，君子之有終也。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只是一個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為謙，非但是外面卑遜，湏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取象艮終萬物，坤代終，故曰有終。

必泥
先居後
謙是
王德乃
至念太
臣非為
保非有
計有所
以終有
德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卦名謙詞曰亨者何哉以謙之必亨耳彼天處於上而其道下降以與地濟故化育萬物燦然光輝而光明也地配乎天而其道卑處以承天施所以效法上達與天時行而上行也下濟與卑謙也光明上行亨也天地且然况於人乎是謙也不徒曰亨又曰君子有終何耶亦以道固然耳以天道言如日月升沉寒暑往來虧盈而益謙也以地道言如陵谷迁移山川增損變盈而流謙也以鬼神言如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害盈而福謙也

至於人道豈異於天地鬼神哉傲物者舉世同惡下人者舉世同好一虧益變流害福之必然也故人而能謙何往不伸以之居尊則德因謙顯无不光矣如天道之下濟而光明矣以之居卑則德因謙重莫能踰矣如地道卑而上行矣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通章以造化形容人事首節見謙則必亨濟非濟物天氣與地濟也卑非形體乃居後代終也俱以氣言光明上行是化育之功乃元亨時事程敬承曰天之光明能下故也地之上行能後故也大都我能下則人孰上之我能后則人孰先之取象乾本居上九三以乾下坤天道下濟也艮其道光明坤本居下今居上卑而

上行也。

次節重人道。天地鬼神皆起人道耳。四者非有心如是。皆自然而
然。故曰道鬼神不言道。天地間皆鬼神也。逐句重謙。一邊不可以
謙盈並重。謙尊以下。有終之義。尊卑以位言。光不可踰。俱言其德
望之隆而聲聞之遠也。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虧。必變不
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成始成終一般。蘓子瞻曰。不于
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寃極。然後知
謙之必勝也。

與常解異

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無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
坤地。循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是愈歛則愈光。愈下則愈不

可踰。進而無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為保守之術。失其旨矣。

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為終。而謙則有終者。
一陽止於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無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
最美。夫子之於彖詞。惟謙最詳。或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
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
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內充實而外敵然。謙之象也。君子體之。謂人惟立心
不平。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於是驕矜之念。不勝多。謙抑之
念。不勝寡。所以不能謙。故裒去其驕矜之念。增益其謙抑之念。

此語多字是舊解

視已非有餘視人非不足于以衡量夫人已之宜而得其平
有不謙乎

二句一串說哀多益寡正所以稱物平施人與已皆物也處已處
人皆施也哀益非君子作意其間人心之平自宜如此便是謙
程故承曰人惟挾一自多之意則積多成亢積亢成爭而人心
因以不平爭不已則攻不已則亂而世道亦因以不平君子哀
多益寡而稱物以平其施平者平心平氣之謂非如釋氏之平等
二本不情也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情以施則施之各
當而天下平矣平字道理最大平者君子所持以一人心世道者
也紫溪曰損得上人之心盡渾是下人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

多是自
居于多
即是於
念寡是
自處于
寡即是
謙念不
必如舊
說作二
眉

施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稱有低昂无低昂心稱有輕
无輕重心歸於平焉耳君子有終心於平也 要識得益寡无工

夫工夫只在哀多上哀多工夫不在哀多上討來君子一心歛
然歛然常覺進修无窮自己不勝其小雖欲矜誇得乎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謙卦下三爻皆有吉而无凶上三爻皆有

利而无害為君利也為臣名利也處常吉也即處變而涉川亦吉
也。无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
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
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忽易
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

無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無所疑於我而我無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啲之中耳。楊止菴曰：凡天下之交爭不平。惟多者多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必征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哀多者益之。則衆物無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舉衆皆平而無有於爭。亦無有於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謙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陰柔居下以能謙之資。執抑遜之節。心已下而益下。君子之謙而又謙也。雖用涉難。可獲協力之濟。况無事乎。

謙者謙而又謙。能繼續也。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川也。謙君子用无不利耳。涉川不可以爭先。只是謙退居後。萬无一失。故吉。取象初最下為謙。二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二陰一陽成體。故曰君子。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者君子者。由其平日卑以自養。而客氣日消。圭角日化也。否則謙豈可偽為哉。

牧字要
說得細

自牧卑損之至。血氣自平。內心自寧。如牧養者使之不暴而時馴。擾之。謂質卿曰卑地道也。謙者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也。程敬承曰：人之驕心客氣最易蕩而

難御。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頌用牧物之法以養之。曰卑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正居下卦之中。其謙也充於內而見於外。故為鳴謙。此實大聲宏。非矯飾而然也。貞也。吉在是矣。

鳴非自鳴。其謙乃謙而有聲。鳴非過情。便是正吉。即亨有終意。潘氏曰。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正所自得。非勉為之。故不覺發之于外耳。或以貞吉作戒詞亦可。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貞即在
鳴謙上
見不作
二層

鳴謙貞吉。豈聲音咲貌哉。由其謙德自得於心。故積中發外而有聞也。貞吉宜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德備剛正。上下所歸。故功在社稷。澤被蒼生。而自視歛然。不以為勞。謙之君子也。如是則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矣。有終而吉。

以一陽而五陰歸之。正是勞。是上下倚賴以底績也。以功不掩為有終。以致恭存位為吉。此所謂謙尊而光者也。胡仲席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無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是也。而謙則又坤之會章也。程敬承曰。天

二至會通

地鬼神惟其損盈以益虛。故妙造化不窮之用。如其盈也。寧得以盈終耶。可思。君子有終之義。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謙君子者。蓋萬民既仰其偉績。又服其雅量也。故有終而吉。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程敬承曰。萬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不敢與爭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第以功名終者哉。服與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无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唐疑菴曰。為為行師征伐。皆有不得。終於謙者矣。取象萬民以上下群陰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大臣也。柔正能下。所謂謙尊而光。人道之所好也。天地鬼神之所福也。何不利哉。然居九三功臣之上。有不可自安者。更當撝揮其謙。以示不敢。偃然居上之意可也。

九三勞謙。本無見忌之隙。在四處。功臣之道。合當如此。六四非无全功。但三尤過之。撝謙非嫵媚。由中達外。真有一段不自安之意。撝揮於容貌之間。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无不利矣。又撝謙者。豈足恭哉。居功臣之上。理合如此。非過則也。

夫子恐人疑撝謙太過。故為之解也。則者。入之道也。平施之準也。

理合如此。非為求免疑忌之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居尊有天下之富矣。柔中虛體能去驕去盈。无富天下之

心在上而能謙者也。以故遐邇景從中外悅服為不富以其隣

之寡固從之者眾矣。夫謙而為人所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

立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而他可知矣。謙道之得人心如此。

舊說不富不待勢驅也。侵伐以一事言无不利以凡事言非也。富

者驕盈也。不富不以天下驕也。不富正是謙之至。臣隣樂為之以

樂為不富者以也。利用侵伐二語作一句看是極言謙道之得民

心謂謙而為人所與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也。不必以无不利推

開看陸庸成曰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雖侵伐亦不爭

之天故無不利也。

或曰侵伐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

謙。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謙德之主何以利用侵伐哉。蓋負固不服不得征之耳。故征

之適以濟謙之所不及也。

夫子恐人泥侵伐之詞故為之解。見不得已而用之。无害其為謙

也。程傳征不服也。征其文德謙巽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

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入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也。舜

征不服
亦是不
運則處
所以謙
其謙

小富宜
如此看
利用二
句要看
等語

溫恭而不免伐三苗文徽柔而不免征密人何損於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謙極有聞人心樂與故可用行師師以人和為貴也雖其
損柔无位不能布昭皇靈以威宇下豈不可以征邑國乎
此重謙之好處說不可看征邑國太低了還是與之詞語意謂
雖是才力不足亦可以征邑國而利也舊說謂僅可征邑國耳不
可從蓋聖人論謙原未嘗以才力言觀五爻詞可見
看來征邑宜連上句講以此謙德而用行師以征邑國亦无不利
更直截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征邑國
不必多
一轉宜
依此

上雖鳴謙而志猶未得也何也君子之志合天下以成謙惟有

未盡信從者故至於行師以征邑國也此所以志未得也

志未得是惜詞非短詞也下二句正是志未得處時說皆以才力

不足短之殊非本旨一說蘓子瞻曰鳴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

上六志未得也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

者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

愚見志未得非謂不本於由中也志得意滿則非謙矣志未得是

心不敢自安正是謙處與中心得者不異由中達外一而已矣

胡氏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

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

服用之亦可以死不服。

豫 三三 坤下 震上

○ 豫利建侯行師

卦體人心相應有豫之意卦德順而以動致豫之由和平之極治也故為豫既謂之豫則得天下心矣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以之建侯則百姓歸心以之行師則三軍用命何不利乎

渾就君道說豫以和樂取義人心和樂以應此大順極治景象濟大事以得人心為本如舉一人置之萬姓之上使萬姓惟一人是戴非得人心之豫不可如驅無辜於鋒鏑之下使其忌勞忌死非得人心之豫不可舉此兩大事以見豫之無所不利取象地

豫與伯
若驩虞
不同

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或曰震長子取建侯坤為眾取行師章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

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眾

○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

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何以名豫哉蓋豫起於人之和九本於德之順卦體剛應志行是眾志交孚適遂大行之願卦德以順而動是時措合宜允協人心之同觀志行而知豫之得名觀順動而知豫之所以得名故為豫 何以利建侯行師哉蓋理一也天地奠位此理也

吾人立極此理也今豫既順以動則一理所感雖天地之大亦如之而順動不違矣况於人乎所以建侯行師之皆利也信乎順動所係之大也極之天地聖人其能外乎以理為樞而二五順布天地以順動也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不忒其序焉以理為治而張弛隨時聖人以順動也則不假刑罰之煩而民服焉是順動之義天地所以成化也聖人所以成治也豫之時義大矣哉

全彖以順動貫首節雖以德體並言而順動則致豫之由也剛應志行只是豫之光景耳剛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志行本應字來順動順理而動也楊氏曰順言理豫言心循其所當然斯得天

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

二節即承順動見建侯行師所以利也聖人見得順動道理大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

人事因為大對天地則小矣順動之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的根源了所以能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

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三節以順動而贊義理之大承上文天地如之此明所以如之故以天地之動原無不順也惟天地之動原順故聖人以順而動

如字要
分曉天
地原包
順動惟
入能順

便刑清民服。與三光明。六符正。同一運旋。可見順動的道理。原是
三才合一。豫之時義。豈不大哉。汝吉曰。順動天地之道也。以運
日月而行四時。溫涼寒燠之節。應焉。萬物太和矣。聖人之順動。亦
天地之順動也。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省刑慎罰之政。成焉。萬民太
和矣。日月四時不平。惟日月不過。故四時不忒。刑清措而不用也。
豫之時。最足于太和者。殺祝也。故獨言刑罰。陸庸成曰。人知豫
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其義也。義即順動也。使人于
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此義而已。豈不大哉。須合
天地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蘓子瞻曰。卦未有非時者也。時
未有無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為大。

故曰時義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已。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於地而聲奮。鳥則鼓天下之太和。豫之象也。此天地自然
之樂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樂焉。由是其用之也。涵
養性情。而義日以精。消融渣滓。而仁日以熟。德之未崇者。於樂
崇矣。及其用之盛也。冬至者。上帝於南郊。而配以祖。秋季荐上
帝於明堂。而配以考。神之難格者。於樂格矣。樂作而神人以和。
體豫之功。何至哉。

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出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
及二月。震雷聲發。則寒泚渙釋。品物無不和暢。故為豫。作是制樂。

作樂白
宜一氣
貫下崇
德與薦
上帝非
二時事
以闡揚
高崇亦

非奏樂也。潘雪松曰：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於熙明。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怠，德之隳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荐上帝，歌祖考，崇是崇高之崇。一說謂樂作而把吾功德心德，闡揚充大出來，即謂之崇。殷荐者，先王作樂，朝聘祭祀各有所用。然至於祭上帝，配祖考，備物盡文，則其樂之尤盛者。如大司樂圖立之奏樂，極九變是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姚承菴曰：崇德荐配，是感格天地祖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為豫。陸庸成

曰：夫建侯行師，刑清民服，作樂崇荐，只是一和。由順生不順，勢而來，豫舉念便碍矣。

六爻合旨。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廢，四之勿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程啟承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世道之豫和豫也，人心之豫逸豫也。九四由豫，非以天下之豫為豫者乎？故豫卦以四陽為主，初之鳴以應四也，三之盱以比四也，五之疾以乘四也，獨六

二與四無係。故能定理欲之介。而豫識禍福之幾。至上六則冥而成矣。成猶可渝。以震體能動而渝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所以出。人于人心之危者何如矣。汝吉曰。彖通全體以所樂。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身私已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惧也夫。

初六鳴豫凶

初六陰柔。有九四強臣之應。是小人憑籍寵貴。意得志極。而以自鳴。是自求禍也。凶。

豫卦以震四為主。故六爻之吉凶取四也。初六本無大失。以其應四也。不勝張大。鳴者發於聲而誇於人。其凶宜矣。此在位之小人

恃勢以驕樂者。蔡京之附安石。萬侯高之附秦檜。類此。噫。豫與謙對。豫之初即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於其初。人心之動。可不慎乎。取象震為善鳴。而初和之。故為鳴豫。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不可滿。當豫之初。即以自鳴。志已滿極。所以凶也。

或曰。初纔得志。便滿極。豈能久乎。故凶。吳因之曰。六爻言不溺於豫。便是順動道理。所謂溺於豫。不必十分沉溺。只畧有世念頭。即是溺人鬼關頭也。只爭這些子。故介石便是誠意。便是謹獨。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之時。初與四應。三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是性守於中。而

勢利紛華泊無所好德之安靜而淡然不染堅確而屹然不移其介如石者也。由是靜極生明於凡處豫之利害禍福其幾之先見者不俟終日斷可識矣。則得持身之正而死沉溺之凶不其貞而吉乎。

以節操
以言
以解稍

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為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處豫之正道吉道也。孔疏所謂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去惡修善，守正得吉也。

按不終日亦不是靜中另生出一番靈明，蓋人心之初本自虛靈，本自覺慧，只為沉溺太重，把本來面目却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惟安靜堅確，依然本來面目，如鏡未蒙塵，水未著垢，可燭鬚眉。可分妍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不終日是「不待事已成之日也」，即是知幾，不曰知幾而必曰不終日，是形容介石之妙。貞頂介石說吉頂不終日說取象三爻之卦，初日早，二日中，三日終，故三爻為終日，與乾九三終日同，二在下體中不待至三終日而悔象不終日。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人心靜養則明，欲累則昏。六二不終日貞吉者，由以中正之德。



自守也。蓋心無物而後能觀物，心無事而後能見事。否則中心

撓亂，思慮日昏，何以得貞吉哉？

中正即介於石，惟處利害之外，所以能燭利害之中。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六三上視於四，縱欲敗度，宜有悔矣。然自古及

今，未有倚勢弄權而不敗者，當速悔之可也。若晉戀而悔之遲，

則禍不旋踵，能無悔乎？

盱，張目而望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盱。二悔字以凶咎

言，註悔字以悔悟言。陰性遲疑，不能早決，故又曰遲。有悔，聖人望

人遷善之心，要緊在一遲字。漢之竇憲，唐之楊國忠，宋之史彌遠，

皆盱視得禍者，亦由悔悟遲耳。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豫有悔者，德不足以自守，則溺豫而不自知矣。苟如二之中

正，雖處初三之間，安能溺乎？

胡雲峰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

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君民之豫，皆由我致，其道大行而志乃

大得矣。然豫可以一人致，不可以一人保，必開誠布公，任用天

下賢才而無猜忌之心，則我不疑人，人亦不疑我，而朋類之來

如髮之聚於簪也。豫不可常保乎。

由豫所以致豫於前。任賢所以保豫於後。由豫即是大有得。但大
臣身致天下之豫。必非獨任之功。此時已是衆賢戮力了。然人情
當未成功之時。推誠任賢。惟恐不及。功成業就。則驕忌漸生。故以
勿疑破之。取象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
一剛。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
象。坤為盍。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之志本欲致天下之豫。今日由豫則志大遂矣。

大有得與志大行。要講得分別。上句粘治功說。下句粘心說。即所
謂剛中而志行也。金汝白曰。五之貞疾。四實為之。於四取其志

大行也。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以柔弱不振之主。耽于逸樂。又迫於九四之強臣。威權已失。
國脉將危。有貞固之疾矣。幸其得中。則權勢已去。位號猶存。國
脉猶少延也。又為恒不死之象。苟能因此自振。猶可不死。否則
終必亡矣。

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
見其強迫者。四本無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
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已去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或曰。恒不死。先

由豫此
疑非
而時

志大行
若別慮
而五他

王之遺澤猶存猶可藉以不死 此如東周君衰弱而以文武之緒綿延數十世而未絕也

蘓子瞻曰卦有三豫二貞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位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為貞者異故二得吉五得疾也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為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恒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貞疾者柔也四之剛權出於下勢孤於上也所藉以自存者僅共主之號而已故未至於亡而恒不死也亦危矣哉

中是五位居中處尊也中未亡或以祖宗未泯之德澤言亦可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從欲忘返昏冥於豫也逸樂成矣以其動體則有悔悟之萌翻然改圖為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何有昏冥之咎哉

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胡雲峰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過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怒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陸庸成曰志窮於中則口不勝鳴神亂於中則目不勝盱心溺於

疾而不
言凶待
其動也
至于成
有渝則
動極而
能補過
矣

中則意不勝冥。聖人於三之悔猶懼其遲。於上之冥深冀其改。无
非開人以遷善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樂不可極在上而冥於豫豈可久乎不可不速改也

卦辭只一豫字而爻言豫不同初上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

三之遲猶豫也六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

隨 震上 兌下 蠱 巽上 艮下

陸庸成曰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為隨剛上而柔下巽上止

故為蠱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吉

為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

何也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

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隨 震上 兌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變剛來下柔卦德此動彼悅是為君者德足以致天下之隨

而天下隨之也故為隨夫君既為人所隨則治化四訖其亨大

矣然正者又隨之理而王道之所以為大也必其致人隨者奉

天地之无私而驩虞不事乃為王者大公无我之正无違道干

譽之咎矣

主王道言本義已能隨物二句言已能致物之隨而物自隨我也

隨固元亨而非貞固易有咎也。况動而悅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盡壞生矣。按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盖隨主於悅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名隨者卦變剛來下柔是君以微柔之德立極於上而剛德之臣下之臣隨君也。卦德震動兌悅是君以震動之才運治於上而天下之民悅之民隨君也。臣隨於朝民隨於野故名隨。隨固可大亨矣。然必貞乃无咎何哉。盖惟正可以通天下之志以正為隨然後人心胥應而所隨者盡天下之人剛之所以下

柔者此也。動之所以必悅者此也。一正立而天下隨之則隨之時義正而已矣。感在一人應在天下不其大矣哉。

首節前講依時說剛來二句一主臣隨君一主民隨君。看来此彖傳與豫彖傳同。豫彖剛應而志行是釋其所謂豫而順以動是本其所以致此豫者。故下就順動贊其義之大。此彖剛來而下柔是釋其所謂隨而動而悅是本其所以致此隨者。故下緊接大亨貞无咎而發揮隨時之義之大。程獻可曰時說剛來句俱說柔主。看来九五本非柔君宜以剛指君。下柔指存心於民。此便是動而得民心處。而物自悅以隨之也。上句分明是已能隨物。下句悅處是物來隨已。如此說方與註已能隨物二句相合。

還作隨
之為妥

依此說
作隨時
解則貞
之所在
即是時

尋動而
悅動字
皆根此
靜息未

二節重貞字。潘雪松曰：道本惡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

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
難也。故必元亨而又利貞。而天下隨時。其實元亨處。已是貞了。
已。是无咎了。若不貞。必不能成隨。安得元亨。

末節承天下隨之句。贊其大明。所隨不可不貞也。貞者隨之時義
也。一說不曰隨之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傳曰：君子之
道隨時而動。蓋時之所會。人情已有必趨之勢。王者因其勢而施
變通之權。則風會人心。不覺一轉。故不曰天下隨我。而曰隨時隨
我。則猶屬私意。而因時以為隨。則公心公理。於此可見。但此說與
本義不合。洪覺山曰：隨可時不可係。非大亨貞何以免于係。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隨時休息。隨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造化。非入何以
養其出。人心非靜。何以運其動。故於嚮晦之時。入而宴息。為疑
神於靜。養氣於虛。以為作用之需而已。亦隨時之道也。

丘氏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
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
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
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
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蓋造化
疑息不固。則來春必是灾沴。人非夜而息。則不能怡神養氣。安足

二至會通
卷三

三十一

為平旦進修之本乎。但息必於晦從闇。然用功養未發之中也。息者自心也。心自有息。必歸心綿。若存為天地根外。若滅息中則生息。之為理微矣。

袁了凡曰。宴息從洗心藏密來。放下身心安閒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而餘忙猶在。不得謂之宴息。

要識息 非滅息

程敬承曰。嚮晦宴息。此止體也。即生機也。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歸休於寧定之境。恬養於閒適之天。而於其中潛蓄惕勵進修之本。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六爻合旨 丘建安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六爻以陰

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享。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為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為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為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

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孚誠之義。

蔡虛齋曰隨道有始終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也是也合而觀之隨道備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陽在下為震之主所謂剛來而下柔者隨之官也夫人心廓然太公原一無所隨也既有所隨則有主之心似不若無主之心廓然者變其常矣為官有渝之象然隨亦人所不免者但患隨不正耳正則有主而不失其所主之公雖渝何傷猶得吉矣然非出門以交則隘而不廣不得言貞必鄉國天下麗澤最宏而出門交焉然後為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也

時說以公正平對非也只重貞出門交正是貞也蓋不公即非正矣通節俱以心言官有渝似非大公之心矣然隨而得正猶不失其心之初也故曰貞吉心之初體最廣若有私昵又豈最初廣大之心乎故以出門交廣之

貞只是無私然不廣即是私即是不正程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苟以親愛而隨之則私情所與豈合天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陸庸成曰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願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於情利之

有渝相
應佳
官
出門

私。雖隨必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為群。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

程敬承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其初剛得正均也。初前二陰偶門均也。惟初剛得正，故心無所係而能出門以交。於上而孚以道交於下，而孚以嘉交於丈夫，而孚以貞交於神而孚以至誠率是也。觀官有渝三字，見得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換了。可妄隨乎？故必貞云云。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既渝矣，何以吉哉？從正則吉也。惟出門交有功，則不牽於私。其交必正，故不失而有功也。

或曰：不失，照失夫夫看來，如云天下皆善友，不失一士之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隨之道，但論當隨與否，何論遠近。初為小子，五為丈夫，是二當從五不當從初矣。乃與初近，又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曰：若情牽於近而係小子，則勢遺于遠而失丈夫也。可不審乎。

係字在相近上看出，係者專是以私情比昵，有着戀不舍之意。失者惜之，辭二句不可平交，雖不言凶咎，然特用小子丈夫四字，正見從違之失宜也。要把四字看得重。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二套柔順地先不好了，故因與初近而相係也。此初所稱渝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亦中正者豈遂舍丈夫哉但既係小子則幸此必失彼其才弗兼與也

吳一源曰二之中正非背正者也柔或昵近故嚴其戒使知擇之不早從之不專即欲從正而不可得也或以人臣言如荀彧會昭烈而事曹操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居卦上當大臣之任者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是依縉紳名流而舍去鄙夫得所隨矣何求不得哉然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隨也道義自重不以權利相倚而居貞焉乃為正人君子之隨而利矣

戒以居
則求

曰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道而戒之也隨有求得就人情論其常耳當輕看求如事求可功求成之求非求富貴利達也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為從違非真見四為君子而當親初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焉其從則是其係則非其得則是其求則非也居者弗隨之義也

胡氏曰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為得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之所從既在於四則志之所舍必在初矣蓋係者志係之也

志有偏係獨無舍乎

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五君臣同德者也以是隨君則言聽計從何求不獲哉但恐

嫌於陵逼雖正亦凶耳將何以自完也惟孚誠積於中而動為

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無逼上之嫌而何咎

隨有獲所為皆如意也或曰得天下之心也貞凶是位高權重上

疑下忌之意不必實講貞字有字在道處之法也惟有孚故能

在道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矣須知有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有孚在道即

是以明或曰人臣賈禍豈盡恃權之過即心力俱竭而不顧主上

之所安者皆足取禍故孚與道又必以明處之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立脚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巧

媚君心借接左右或表暴白心迹以自明無他聖人一切不用所

用以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若慮威權太盛而解使去已則衰

世君臣互相揣摩之術也豈大臣體國之忠哉

立氏曰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

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戒在臣而四貞

乃獲宜
依程傳
以得民
必言三
有求符
隨人而
有得也

又識有
字在道
乃入臣
之常此
只不取

其常

凶。然則處豫隨九四大臣之位者柰何。曰勿疑有孚在道而已。

以明若
以其明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隨有獲矣何以凶哉。惟有獲則地居危疑義當凶也。所以有孚在道者果何功耶。乃明哲之功也。苟非明哲必不能以誠格君以道律身矣。

傳曰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爻以有孚在道即為明。此言有孚在道本於明。吳因之曰人臣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蓋權勢迷人自不得不昏也。若於此卓有定見不為目前權勢遮蔽豈有凶哉。故提出明字為處盛之著鑑云。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臣德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謀嘉猷傾心信從孚于嘉也。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隨之矣。吉。蔡氏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君臣肝胆相照。始終一敬也。程敬承曰六二係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二德本中正。昵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指其形迹。什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是故無所污而有所疑。上九所以睽孤有所係而無所疑。九五所以孚嘉不言隨而言孚者。五為隨主。君不下隨。

臣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于嘉吉者以五有正中之德故與二之正中相孚也所謂取
入以身者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擇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極是情義相維始終無間隨之固
結而不可解者也象如拘係之乃從維之即此隨之誠王者
用此亨于西山神且從而歆矣况致天下之隨乎

或亦作
臣事君
皆亦可

宜主君道上說拘繫二語言民心固結之極耳君之誠通於民
又結於君者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拘係之者上居隨終誠意固結之極也

窮字作好字面看與往吝窮字不同二三止言係此又加拘字隨
至上而窮也

姚承菴曰下三爻曰交曰係教以隨之正上三爻曰孚曰係教以
隨之誠摠之則彖辭所謂貞也

蠱 ䷑ 巽上
艮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體卦變皆剛上柔下上下不交也卦德卑巽苟止君臣急緩
也此紀綱刑政所以日隳蠱所由致也故為蠱夫蠱壞之極亂

當復治。故蠱可元亨。以天運言也。人無是事可乎。為君若臣者。始必銳意勵精。興衰補弊。如涉大川。乃為利耳。涉川何如。以將壞之事。而使至大壞。非所為涉川矣。故取先甲三日之辛。為辛者。自新之義也。更張前日之弊。以善其始。以方新之事。而使至速壞。非所為涉川矣。故取後甲三日之丁。為丁者。丁寧之意也。致謹後事之端。以善其終。天啓其時。人盡其事。蠱可治。而元亨可必也。

蠱就世道講。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元亨。天時也。涉川。人事也。先甲後甲。正是涉川事。涉大川。非極溺亨屯之說。取勇往之義。正與卑巽苟止不同。蓋蠱以積漸而成。知蠱之所由致。則知蠱之所由治矣。

吳因之曰。先甲後甲。是一時事。是一件事。先甲三日。新也。以今之新易昔之舊。把向日蠱壞。渾身滌蕩。振刷過了。非是將衰未衰時。用些維持挽回之術也。且其所謂滌蕩振刷者。又極其慎重詳審。周悉萬全。略不疎漏。以致後弊復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是足上先甲三日意。蓋恐自新者。激於意氣。喜于紛更。少萬全之長策。故言此以防之。何等振作。何等持重。此所以善用其涉。而圖元亨者也。

邵國賢曰。涉大川。非獨勇往。內有酌其淺深。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意。

彖曰合旨 夏官明曰舊解卦辭從天道說向人事彖辭從人事說向天道不知聖人言人不言天卦辭曰元亨隨着利涉先甲後甲之辭教人着力去治蠱不可復事乎因仍彖傳釋元亨隨申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緊去承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蠱也當矯之以剛果 馬氏曰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

也當矯之以剛果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卦何以名蠱也蓋凡朝綱國是清明振肅皆由君臣道合而交相整頓于其間卦體卦變剛上而柔下則君亢臣卑兩情不能

相通卦德巽而止則臣諛君惰庶事日至叢脞皆足致蠱故名蠱 治蠱豈易言哉天下之不治蠱為之也治蠱至於元亨紀

綱振肅法度脩明則天下可以亂而復治也此見蠱當治也故利涉大川正言君臣勵精往而有事以治之耳至於治之必先

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豈不因乎時而頌冒為之哉蓋亂之終則治之始天運然也時至而事起天命而人從先甲後甲正以人

而應天也即所謂有事也有事則必至於元亨而天下可治矣首節剛上二句非為蠱乃致蠱也惟剛上柔下上下不交所以君

驕臣諂因循苟且坐視其救而莫救耳 貞卿曰蠱從虫從血物必腐而後虫生之虫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而後弊生之弊積而

交 見上下不可不 申諱更 佳 上經會通 卷三

世斯蠱矣

往字要
人行起
精神幹
事

及中幹
字即是
丹意

之節元亨有作將治言有作已治言者看來卦詞元亨以天運言
言蠱可治此元亨還依註以人事言治蠱至於元亨也但此句只
是渾、要其始終而言耳。下面往有事正所以治也。不曰往有功
而曰有事者治蠱之道貴於勇往有為以濟其險。故六爻之用貴
剛也。往字最有力。如救焚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先甲後甲本
是人事而曰終則有始。天行者乃是鼓舞。去幹事耳。吳一源
曰終則有始者天之行慎始慮終者人之事。研於未治之先而審
於已治之後。至再至三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盡人事以成天
庶其可治乎。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

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為天不能如此做。而特假手於
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
復有天故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為天。見不盡人事。便是遠天。如此
說更覺好。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
君子以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壞也。於是
振民鼓之舞之。使無廢惰自安之習。振則頽者起矣。而己德未
成。作新無本。又必涵育已德。無逸豫焉。則民風可振。而天下之
蠱可治矣。

不可如
時說而
平

此說六
桂但與
本義不
合

風在山下象民風也。風類於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然欲振民必先育德。育者涵養以要其成。匪徒一奮勵而輒止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周宴曰：振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首止之病。又有以振與育俱在民風上說者。潘雪松曰：民心之蠱以玩愒頹廢。未知所振作耳。故必振民而育德者。從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啓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者不在條教號令上得力。蓋治其本也。

六爻合旨

蕪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與剛柔中。過剛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於蠱也。雖然寧為幹之悔。無為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子瞻曰：器久不用則虫生之為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蠱。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故曰巽而止蠱。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瘳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國資於臣。猶家資於子。臣之代君。猶子之代父。當蠱之初。蠱未深也。紀綱未盡頹弛。法制未盡廢壞。乘此飭之象。幹父之蠱。可謂有臣而君無失政。猶有子而父無敗德矣。然謂之蠱則亦危矣。當知危能戒善。救預防。則終能幹蠱而吉也。否則何以有子。

何以得考无咎

六爻父子字除六五外俱以君臣言不可作實象此爻只就初上
爻議論曰父之蠱明無得諉耳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為有子不然
與無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
无憾然幹蠱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

惟屬故
能幹也

取象初最下柔象以柔行剛幹蠱象當事之首有危象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當蠱之時君孰不以振起望臣哉故幹蠱者其意正以仰承君
志猶子之善繼志也

一說楊氏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
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
也惟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聖人只要人幹蠱
怕他以傷厥考為解故說破耳

項氏曰初有幹蠱之志二有內幹之才三有外幹之才下三爻皆
能幹者以其巽體主於行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陰柔之主致世道之蠱二以剛中起而幹之子幹母蠱之
象也貞也但恐以剛乘柔多有違拂而君不堪耳為臣者豈可
以是為貞徑情而弗顧哉當巽以入之而從容有漸也
五以柔廢治二幹所當幹即此是貞然事當巽順有不可執以為

貞者非謂不可正也。不可貞正是善用其貞處。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者，蓋治蠱非陽剛不能。然陽剛非中，未免有拂戾之嫌。二惟剛中，故得因革損益之宜，無矯枉太過之失也。

不可貞是中也。得中道得治蠱之中道也。本剛中來，蕪氏曰：陰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免矣。曰得中道，可見柔行巽入，乃為幹母之中道也。質卿曰：得中道則所幹者皆慈祥愷悌之族，一念不已之真情，非徒為其事之當而已。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相臣更張先朝之積弊，幹蠱之象也。但過剛不中，小有急遽之悔矣。然巽體因以得正，則一洗積弊於治，未必无補也。何至大咎哉。

小有悔，以心言；无大咎，以理言。要見得能幹，雖小悔亦何傷。斷不可有所退托，便不去幹耳。

蕪子瞻曰：九三之德與二无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之幹蠱，雖過剛而有悔矣。然幹所當幹，終无咎也。寧獨无大

咎乎

蠱之時，聖人只是要人去幹。故畧其失而深與之。於无咎上加一終字，與王臣蹇，終无尤也。一例聖人於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夫終可无咎，何必避悔哉。姚承菴曰：論到周旋無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周公亦責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畧其細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陰柔才弱，不能有為，是溺於因循，憚於變革，坐視其政之日弊，象寬裕治蠱也。恐天下之蠱日甚一日，大壞不可救矣。往不見吝乎。

格蠱涉
所相反

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碩華獎貴勇安行，徐步豈所施於揀焚極溺之時乎。往見吝，謂吝可立見也。往字有過一日逾安一日之意。

朱晦翁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且寬裕無事，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后却憂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治蠱能濟斯往有得矣，豈其裕父之蠱而往有濟乎，未得也。

此得字以成功言，非得志也。未得言未得濟蠱也。三失之過。四失之不及，必不得已，寧為悔，毋為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當前人積弊之後，以柔中之主任二剛中之臣，主臣一心，相與勵精剔弊，以光先王令緒，非復向之剛上柔下巽而止者矣。此中興令主也，用是而有譽於天下後世矣。

此得賢輔治振起先業者，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剛柔合德，故幹蠱而用譽。是有光前烈，非徒善繼善述之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用譽，豈五獨能哉？由九二承以剛中之德，所以君臣相濟。

○幹蠱而用譽也。

承德雖在臣而用臣，則在五。故譽不在臣而在君也。卜子夏曰：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也。則任賢正六五所以幹蠱者，故以用譽為用賢也。

程敬承曰：初當治蠱之始，故為厲，而曰以意承權之用也。五享治蠱之成，故為譽，而曰以德承中之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以陽剛居蠱之終，則無所事矣。事之外，則不當事任矣。故撥亂之君有用譽之五，撥亂之臣有剛中之二。復何事哉？故不事王侯，惟尊德樂義，高尚其事而已。

上九陽剛是有賢德而時未偶如伊呂之虞畎畝樂海濱非沮溺之潔身亂倫者。王敬賢曰諸爻皆汲汲幹事至六五用譽矣。從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之故不事而又曰其事明以無事為事也。其事何事也。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任吾身之事何足稱乎。故象曰志可則與往有事者同用矣。

要識此
可人與
非盡者
不是而
樣

胡雲峰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九以不事王侯言君臣。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也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行巽之權而不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係艮之止而不為辟。

一說以功成身退言趙汝柎曰居蠱之終事之蠹壞者幹之畢矣。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而高自事。取象居艮山之上故象高尚艮止也。故象不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不事王侯豈無裨於蠱哉。其高尚之志真足振起頹俗激勵人心。可為天下法則也。

程敬承曰士何事尚志即其事。上九何志高尚即其志。非二也。曰高尚則志不狃於卑巽。高尚而曰其事則志不安於苟止。是亦可以救蠱之壞。

張雨若曰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投。

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為蠱矣上之不事高尚欲以節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為志可則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
吳因之曰聖賢處世前後若兩截上之高尚正是耕莘釣渭時事一當事任使會涉川幹蠱先甲後甲所謂志可則者以此

臨 ䷒ 坤上 觀 ䷓ 巽上

陸庸成曰臨觀一卦俱以二陽為義自二陽初進而臨於地故為臨及二陽進極而為天下觀故為觀此皆扶陽之卦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无咎者二可謂綦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吉止五上為无咎者臨以勢言而維之者在我觀以德言而人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觀

臨 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有進逼小人之至我故為臨夫君子浸長以勢論之陽道大行當得元亨然勢不可恃也必宅心處事一稟於貞則可以臨小人而得元亨矣何也陽雖浸長而浸消之漸已在目前至于八月小人復得志而君子有凶矣此元亨不足恃而以理維勢不可不利貞也

復之一陽固是陽長然猶微也至二陽則勢已盛君子進小人自退非真逼他去也元亨以勢幸之也利貞以理防之也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正見不可不貞也不直曰凶而曰有凶不必凶

推重利 貞即 順副 而應

而凶在其中。頤其以理自持。何如耳。

按一陽以至六陽。惟乾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言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八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二陽浸長。方興之勢也。盛莫盛於臨。故曰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取象。歷臨六爻。至遯初二。陰凡八爻。八於數為陰。于象為月。故曰八月。歷剝六爻。至復初一。陽凡七爻。七於數為陽。于象為日。故復曰七日。

彖曰合其

全彖重利貞。元亨利貞。惟乾為然。故曰

天道。天道為陽。為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之。凶立至矣。吳因之曰。元亨利貞。言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言後日將衰。益見不可不貞。

○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卦何名臨哉。二陽浸長。則君子道亨。駸莫禦。雖无意逼陰。而小人自退避也。故為臨。何以元亨利貞也。卦德坤順兌悅。卦體剛中而應。是其臨小人也。內既心氣和平。而外又不拂。時宜在己。善用其剛。而在人又委任事權。此皆正也。故以大亨與君子。而又戒之以正者。正理以維乎。勢乃天道之當然如此也。且以氣運言。至于八月有凶。二陽之消。在數月之間。不待久。

也。君子得不利貞為兢哉。

首節浸長內有漸而長意。又有方來未艾意。

二節承浸長來悅而順見進之不躁也。剛中而應見進之不首也。

此所以善其臨所為元亨在此。所為利貞在此。故下文直接大亨。

以正之辭。剛中而應字。不以在人協力言。乃君為之應。剛柔。

合德而有為也。

三節孫氏曰。天道不可一日無陽。无陽便不成世界。故其心未嘗。

不注意於君子。然君子所以與小人異者。只在正不正之間。使君。

子不能以正自慶。天如何意於君子。耶。故大亨而必以正。方與天。

之道合以天道原無不正也。

未節消不久危之詞。長而曰浸。何其漸消而曰不久。何其速。君。

子當預為戒耳。趙氏曰。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

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于二卦者。其憂深思慮。

為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亂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臨于澤。臨之象也。觀此得臨下之道。為臨民不可。

无教。而教思一念。亶不倦。與兌澤同其深矣。臨民不可无養。

而容保之澤。蕩无垠。與坤地同其廣矣。臨下之道。何以加此。

此臨字。上臨下也。與卦名取義不同。重在无窮无疆。上不徒曰教。

而曰教思。謂教育人才之意思。如兌澤之深也。如庠序是謹矣。又。

申之孝悌勞來有方矣。又繼之振德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謂容受而保養之其度量如坤地之廣也。如利一人不為也。利天下為之利一時不為也。利萬世為之此君師之道也。无一人不復其性無一人不安其生矣。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上下之以分相臨也久矣。然以一人臨天

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其勢常易。是故為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以智臨稱焉。為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其臨者去而小人消矣。夫以司牧者有人。司教者有人。敦臨之治可以安然垂衣而享之矣。

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無心之感也。其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恊心。王道已成。上六敦臨。夫亦敦篤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内也。内指内卦二陽。李九我曰臨一也有臨逼之臨。蒞之臨。與之臨。初二爻臨逼也。三五上臨蒞也。獨四一爻臨與也。要之皆歸於正也。張幼于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大君臨蒞小民之道也。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二咸臨。下臨上剛臨柔也。其臨至臨知臨敦臨上臨下柔臨剛。

也。諸爻無不言臨者。既憂之者。反其臨而為至臨。敦臨也。兌終為悅。其臨者。小人之事。及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咸者。臨之體。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也。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其者。臨之賊。言邪也。

初九咸臨貞吉

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是君子進而眾小人皆其所陵迫而攢斥也。故為咸臨。要在所為臨者。一執於正。如所謂順悅剛中。為則不為。小人所乘而吉也。

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二陽皆曰咸臨。然君子豈有不貞。但當道長之初。聖人慮其恃壯妄為也。故以貞戒之。

若大
象以
臨民言

也。臨與卦同貞。即卦辭之貞吉。即元亨意。說一爻俱以臨民言。咸普徧之義。其道廣。普無所徧也。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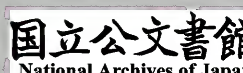
以至公而感大順。臨民之正也。故曰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必貞而得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无正。君子之志欲行正於天下。不得不守正以臨之也。

時說謂釋咸臨非也。此釋貞字耳。若說釋咸臨。是君子之貞為防小人。非以自治也。吳因之曰。行正不對榮身肥家說。正對好剛使氣說。君子之志。只欲行正於天下。若乘此機會。植黨求勝。務洩不平。好逞客氣。一有此念。即邪也。何以為貞。何以能咸臨而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亦以陽臨陰故為咸臨然剛得中則舉動合宜勢上進則權
力在我故可以揖服羣邪發舒吾道吉而無不利也
初二皆咸臨也二剛得中所謂剛中而應者且勢上進比初又不
同矣故初必貞而後吉二即咸臨而已吉无不利矣吉陰邪盡去
也无不和陽道大行功業可建也宜一串說
一說以臨民言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徧感群陰而得其大順
曰咸臨咸无心之感也感也而忘其感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
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君子志欲行正以令天下而天下順之彼小人者不利君子用
事而排阻其間何其不順故咸臨者為其未順命而不容不去
也陰黨去而陽道行所以吉无不利矣
順以小人之心言雖迫於勢而心未帖然順命 若以臨民言潘
雪松曰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
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咸臨不強其順而徐俟其自順光迫
促以勝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也吉无不利以此
六三其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以小人位二陽之上時當剛長自憂不能見容故以其為
臨阿媚自結然君子豈可以非道悅哉无所利矣為小人計惟



用憂之一念。改行從善。則君子亦不追其既往。而咎可免。奚必以井為臨也。

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陽。以上臨下。主位言也。

此獨就

也。蓋小人以井為臨。恐不容於君子。其心不免於憂也。聖人就其憂之一念。開示之。蓋其能憂。處即是良心萌動。處可與為善。故與之以无咎。廣遷善之門也。君子欲去小人。正為其井悅耳。變其

字更詳

井悅而順陽。剛之正。君子豈不能容小人哉。一說无咎。謂君子不追而咎之耳。亦佳。項氏曰。三井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悅。既

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一說以臨民言。謂違道于譽。不能動

物。取象井者。兌口柔悅也。

象曰。井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陰柔居下之上。是其處位不當。故以

井為臨。以異免耳。是其咎也。夫既憂而改之。則變柔從陽。可以

補過。咎不長矣。

位不當。不以德不足說。時講有就德言。洪覺山曰。三以不當之位。

德言

居說之終。以陰柔媚悅之道。臨人者也。二賢在下。不為所悅。且將

進而逼之。以不得行其私。是以不免於憂也。聖人猶以咎不長

許之。欲其速憂耳。下三爻以臨民言。亦可。看來還該以君子小人說。初二君子也。六

三小人也。惟在為君若相者。任賢勿二。知久善。使則君子用。而小

人退无疆无窮之治成矣。故上三爻至臨智臨之後，則係之以教臨。

○六四至臨无咎

四以柔正之大臣，下應初九剛正之賢士，宜其情意懇至，固如膠漆，不以勢位拘，不以毀譽間也。故為至臨，得為相用人之體矣。又何咎。

主大臣下賢言至者，誠意懇至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德同者相信，異己者見疑。四之至臨，由其位當，有柔正之德，故於剛正之初，不覺情投意契也。否則外親內疎，烏有懇切之誠哉。

位當雖以德言，亦要識大臣任天下之教養，而初九有教思容保之德，欲行正道于天下者，是其同德相信處。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下應九二，是知君臨不能獨運，擇賢以任之，教思委之，司徒容保委之，司空此其所為臨者，乃智之事，誠為執簡御煩，得理道之要也。不為智臨，而大君之宜乎，則賢才輔而教思容保之治成矣。吉。

不自用而用人，就是智臨。智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傳曰：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

智適為不智。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雖不自任其智。其智大矣。乃大君所宜也。其吉可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君之宜。豈苛察為智哉。乃行中之謂也。智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

看中字
剖解

特說皆云中者。天理之當然。用賢就是中。就是宜。不自用而任人。就是行中。此說雖是。仍該入一層看。中即柔中。在人君為下賢。虛心也。夫子慮人以知臨為苛察。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見非自任其聰明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居卦上。處臨終。是其教養乎民者。行而有常。久而不變。以深仁厚澤。煦育天下者也。此聖王雍熙悠久之化。而无愧君師之責者。吉又何咎乎。

主臨民言。正所謂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者。淪肌洽髓。百年必世之治也。一說主下賢言。至者表裡如一。敦者始終如一。

敦臨。即至臨。智臨而道愈篤也。取象坤上。昼最高。曰敦。又坤艮皆土。有增高象。皆於終見之。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臨之吉者。由其存心天下。加意窮民。是以教養不安。小成而敦厚於臨也。

看合四
五爻宜
以下賢
言

此純王之政本於純王之心也。若主下賢說內指內卦二陽。

觀 三三 巽上 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卦德內順外巽觀之德也。又九五以中正示天下觀之道也。故名觀夫觀化在民為觀在己使徒多其文章侈其號令以眩天下則本之不立天下安取衷哉必精一執中無為守正冲然密勿之上則精神凝一而民即契於精神心志不分而民即孚於心志可以建中表正於天下矣。不猶祭者既盥以後未荐以前而孚信在中顒然可仰乎。蓋事神以誠不以文治民以心不以迹其感應一也。

字俱在 觀之一

上示下瞻謂之觀卦名雖無德體更重中正上是可以為人觀仰處然觀本於中正本體原是精微聖人恐人認作政教粗迹故特揭不荐顒若淵微玄穆慶示人以觀之精也。觀者顒也不荐顒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孚具於盥顯若寓於不薦。恭不顯文王不顯亦臨无斁念保正是此意。

此說得

上講皆依時說但時說皆謂盥而不薦時此心無一毫妄想禱慮極其誠敬為觀者常如此時純一則孚信在中顯然可仰。但如此說只說得有孚而盥而不薦四字尚未透看來誠敬在未有事之先象上之无為而化也。祭必先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顯然。

可仰也。觀是无為之妙。終涉有為。便不是觀。

彖曰合旨

全彖以中正二字貫以神字作骨。首節維皇建極上

所以為觀也。次節維民歸極。下所以觀上也。二節已有神字。意三

節見中正為觀出於自然而極其妙也。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為天下觀也。中正則其所以為

觀者通章全重此句。順巽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為巽

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即此不可見者隱

隱躍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何意於觀我神道

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巽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即天道

也。故謂之神。又曰大觀在上。有盥而不薦之意。此其精誠所灌

輸而羣黎已偏為爾德矣。故曰下觀而化。而只一觀示間上安

所著意言下安所庸知識而精相喻神焉而已。故觀天之神道可

以得聖人之神道。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

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卦名觀者何也。觀之道中正而已。然匪位則道不尊。匪德則道

不立。卦體九五居上。是中天地而為君。有其位矣。卦德順而巽

是內之和順。道德外之深入義理。有其德矣。德以位顯。故能建

中表正以觀示乎天下。刑百辟。式下土矣。卦之為觀以此。詞

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人君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
化何如哉但見觀上之中正者莫不化於中正下觀而化也此
辭所由係也夫觀卦而得神之感矣觀辭而得神之應矣然
而即天之神道也試觀天以大中至正默運冲漠而四時不忒
其序矣則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建中表正直與天道同於穆也
天下有不順帝之則不識不知而心服乎此所以中正以觀天
下也所以下觀而化也觀之妙也

首節上講依舊說大觀主位順巽主德看來順巽是說他性情中
正則其養成之德也至所謂大觀者合巽順中正以為觀而成其
大也若止是位何以曰大觀 吳因之曰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

大觀句
虛下二
句正所
以大觀

平和安妥無躁動决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收斂退藏沉而
不浮潜而不露之意所以養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荐之意思
二節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言能如是則下觀而化矣化者
妙於不知也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看
之觀都不着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
三節是形容中正以觀天下之妙頂化字來下觀而化皆本於聖
人精神心術鼓鑄出來不落形迹故曰神無可象故借天道以
形之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此便是中正之則神道設教
之所在即是神所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下觀而化故曰服而神
字粘著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



又精入
一層佳

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蓋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
設教即是為觀。吳徵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
有形迹聖人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
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
無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一說神道設教謂神
道處即是教易因曰夫曰觀則聲臭俱無一如其天。何言哉而
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為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乎无教可
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

○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無物不通觀之象也先王以身率民既建中表正矣
而風土異宜習俗異尚徒憑天下以神可乎故巡行方國以觀
民俗因民俗以設教典使同歸於中正亦如風行地上物无不
遍也

可為托
名先為
者託

古者天子五載巡狩巡行方岳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
以觀好惡是省方觀民也。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
貞利末教義風僂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
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
行矣。歐陽永叔曰聖人觀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
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
六爻合旨 蘓軾溪曰觀者觀也因人觀已名曰反觀以已觀人

上經會通

卷三

五十九

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在百姓。大夫之觀，在四方。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人者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墻之陋，闕觀者自足于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

李九我曰：卦以觀示為義，爻以觀瞻為義。下四爻皆所以觀人者，上二爻皆所以為人觀瞻者，皆以中正貫。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九五中正為觀，萬物所快觀也。初六陰柔在下，庸才而無遠識，不能振拔有為，以觀光上國，故為童觀。此乃閭閻小民之事，非君子志四方之事也。故在小人則不足咎，而在君子可羞吝也。

觀者觀九五也。九五者則以剛去之遠近為所見之大小。初不能遠見者去五最遠也。小人无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不足怪也。君子吝，邦有道貧且賤，烏恥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童觀，是百姓日用不知者。小人在下之道則然也。豈君子宜哉。

提一道字，見得小人當如此。其所見者日用飲食與愚夫愚婦之事而已。夫婦飲食之理不知也。知者君子之事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

二應五，亦欲觀五者，但陰柔居內而觀乎外，是不出戶庭而欲

一經卷一 六三
窺上國之光，所見幾何哉！僅可窺萬一而已。闕觀之象，女子之正也。豈丈夫大觀之識哉。

茫然一无所見，曰童。小人日用不知也。有見而小曰闕，僅見一隙，不能徧觀，盡識也。利女貞，見非大夫所宜也。張氏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以女子激丈夫。取象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初在下，故為小人；二應五而隔三四，故為在門而闕門外。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但以君子而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朝端，徒覘一斑於形似之粗，如女子闕觀也，不亦醜乎？此二爻正見神道設教之妙，无人不陶鑄焉。初雖童觀，二雖女闕。

○六三觀我生進退

君子出處度其君，又度其身。三居可進可退之地，安取秉哉？故君如九五，不必觀也。觀我生之通塞，以為進退焉。如執中居正，德足宏施，是行之通也。進可矣，否則寧闕觀而已。童觀而已，此自度其身者。

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三可進矣，苟所行未通，恐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欲其自審。程敬承曰：吝與醜有愧。我生多矣。六三位陽，居下之上，進而觀光，其雅志也。而曰觀我生者，何恐以漫不可用之身，自負機會，故觀我所為之進退，蓋欲密。

雖有進退二字
振之欲善其進

自檢省以善其進云耳。倘其未也。三肯愬然以退終耶。吳草蘆曰：生者人之神明，所得生者即仁體也。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取象進退三居上而近巽，為進退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所行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失觀之道也。童觀闕觀，胥失之矣。

存大觀在上之主，說一退字似阻天下觀光之志，故以未失道明之。重進邊，看來道者生之理也。觀我所生之理以為進退，必不至自失所生而有負明時也。三五皆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

九五察人以備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俱以四言何等直截

九五中正為觀，典章文物燦然光輝矣。四最近而多，多之非若初之童觀，二之闕觀也。為觀國之光，此豪傑奮庸之希，觀也。于此猶不賓為虛，此良遇矣。用賓于王，不亦宜乎。

時說上句以大臣言，下句推開看血脉，殊不貫串通節，俱宜以四言利者四利之也。上句只言四近當時之盛，不必說出大臣字。惟觀九五之光，故用賓于王。敬承曰：國之光，初二未能觀，三未及觀，獨六四最近而觀焉。四有君子之道，丈夫之槩，可以進而輔大觀之主矣。故宜作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虛此觀光之會。

也。雲峰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于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于國者也。不曰君之光而曰國者。觀其達于國。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國之光者。亦以明王有賓禮以親邦國。有賓興以待賢能。故為士若臣者。各從而尚之也。

用賓者作賓王家尚賓者尚其賓禮而用賓也。一說尚賓就人君說。賓字當賢字看。言人君崇尚賓賢。故四進而觀光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中正為觀在上之君子也。故觀已所行果能建中表正而君子乎。則可以為大觀之主。可以使下觀而化。何咎之有此獨觀萬化之原者。

時說俱以占者為主。以君子指五。謂人君如九五之君子焉。看來通節俱宜指九五說。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群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而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我而曰生。謂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後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生者中正而已。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風主德自相關。不察民俗之淳漓。孰知主德之善敗。故觀

我生非但以我觀我觀民乃所以觀我也

王者通天下為一身故觀我必觀之民。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噫觀道如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

孔穎達曰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無咎所謂難乎其無咎也。

唐疑庵曰彖言下觀而化諸爻卒无一化者即九五之觀我生以觀民亦自盡其為觀於上者而已民之化與不化我何知焉則吝與醜皆非君子之咎矣。

如孔說
規民力
以君子
言亦新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師道觀天下亦君子之象也故觀已所行果足師世範俗而君子乎則无愧賓師之責而无咎矣。

看法亦如九五不必作占者說潘雪松曰上雖不當事任而德之為人觀者猶九五也其心通天下以生。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為非已咎哉其者對我而言以我示人則曰觀我因人反已則曰觀其實無兩樣。二爻皆為觀者皆陽剛故皆曰君子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居師位責望隆重惟恐已之道德不足為國家矜式其志常



戒懼而未安也所以觀其生也

此以為觀于天下之心言未平者不以无位而安然肆意不自考省也

此說于平字更切

一說以憤世嫉邪言武王著定而伯夷採薇是也。蠱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噬嗑 ䷔ 震上賁 ䷖ 離下

陸庸成曰噬嗑食也。故爻中多以膚肉之噬為喻。賁无色也。故爻中多以高質之象為得。噬嗑者刑罰之教也。賁者禮樂之化也。必先威而後文可飾。

程啟承曰聖人不尚刑故用刑之爻每寓難之一意至四五而曰

艱貞曰貞厲見威明之不足恃也。聖人不尚文故用文之爻無甚取之一意。至五上而曰丘園曰白賁見文明之貴以止也。又離與

震合則利用獄。離在艮下則毋敢折獄。何也。雷搏擊而山慎重也。

噬嗑 ䷔ 震上離下

噬嗑 ䷔ 震上離下

卦體內虛一陽間之必噬之後合是有強梗間吾之治必去之而後和也。故為噬嗑。夫治道之不亨以強暴梗其化也。既噬而噬則強暴者去。治化行矣。故亨。然欲去其間非刑不可。故宜用獄而後噬者。可噬。治乃以得亨也。

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吳因之曰聖人之心

天地好生之心也。非故欲用刑以毒天下。但強梗為閭之人若復從優容。反以致養奸而縱惡。故必痛懲其罪而決去之。然不曰刑而曰獄者。以獄者所以治閭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如索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卯。道德仁義之化。俱有所不及用。至於用獄。亦聖人大不得已處。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名噬嗑者。卦體中虛為頤。一陽為物。間隔不去。則治道壅闕。必去其間而後。海宇可同風也。故為噬嗑。既噬而嗑。則強梗去而德教行亨矣。利用獄者何哉。蓋治獄之道。非威無斷。非明無察。非中則威明兩偏。卦體剛柔均分。則剛不過暴。柔不過縱。有得中之善矣。卦德下動上明。則威足以斷。明足以察。有威明之善矣。觀雷電合章之象。而明動之極。相須為用。威明又相濟也。觀柔中上行之五。而寬非姑息。以剛節之剛。柔又相調也。此皆用獄之所宜也。故六五雖聖修未純。不能化暴。然威明得中。則折獄致刑。無不得其理者。何用獄之不利乎。

首節見頤之中。豈可使有物哉。有物則上下間隔。勢不容不噬矣。二節噬嗑亨。加一而字。謂噬嗑之而後亨也。下文正是噬嗑所以得亨處。按用刑治獄。人情多失之偏。全用剛則暴。全用柔則縱。威而不明。恐致濫。明而無威。不足伏物。故惟威明得中之為

貴。剛柔分，柔上行，則得中矣。下動上明，下雷上電，則威明矣。但上二句分言，下二句合而相濟言。

六五既不當位，如何威明得中，不當位者，德歎聖修，不能致刑措也。威明得中，自發用言，既具是善，故能利用獄也。一說以剛柔做主，剛者執法之義，柔者矜恤之仁，剛柔分言，仁義並行也。此且漫說剛柔不過意，至動而明二句，乃其善用剛也。柔得中，乃其善用柔也。此說更新。又一說歸重柔中，刑者所以取中也。使非五之柔中，孰為刑之主哉。不當位，又一說遇難治之獄。

象曰：雷電皆至，威照並行，有以去天下之間，噬嗑之義也。先王

以用威象電，以用明而明罰，以勅法焉。夫天下之有間，起於法之不勅，而法之不勅，起於罰之不明也。故辨其輕重，出入制為一定之律，於以肅紀綱而警有衆，使人凜然不敢犯也。此去間之大權也。

以立法言，非用刑也。明罰所以勅法也。明有詳審意，勅有整肅意。利用獄是臨時所用，明罰勅法是平日所定。與其有間而後治之，不若未間而預防之。明罰者，明之於先，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勅之于初，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之仁心也。

吳因之曰：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但非此無以合間。是刑罰者所以濟德禮之不逮也。故明罰勅法之心，即道德齊禮之心也。

此是刑
期元刑
之意

潘雪松曰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誤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而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勅法。

六爻合旨。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薄刑加於小惡。極刑施於大惡。而二三四五俱屬用刑。二惟良折獄者也。三困於強禦者也。四有司執法之義也。五人君矜恤之仁也。大都用刑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无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刑用獄之意。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人情無懲於前。則无警於後。罪薄而縱之。後必惡極罪大。不可救矣。初惡未形。而一行稍虧。即有所懲。後豈敢為惡哉。為履校滅趾之象。小人之福也。无咎。

此止惡於初也。過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後至於誅。小懲大誡。乃得其福。卜子夏曰。戒為治者。不可不禁其微。取象陽剛橫亘于震足之下。遮沒其趾之象。震動於下。不禁則行。故象曰不行。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趾者人所以行。履校滅趾。乃禁其行。不使進於惡也。楊氏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小人能懲。

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極罪大之凶矣。

○六二噬膚臧鼻无咎

六二以中正治獄是心無偏私所謂公生明也一審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如噬膚之易矣但所乘者剛梗難化非嚴刑何以捫其奸哉故必臧鼻乃得无咎也稍務寬假難免從惡之咎矣

臧鼻即劓刑也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與臧趾臧耳一例看非費心力之說

○象曰噬膚臧鼻乘剛也

既噬膚矣又云臧鼻者以遇強梗之人非重刑不足以治之也

一說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浸其鼻根株悉拔矣除惡務本也

取象六二六三二柔象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象不言肉而言肺謂有骨者也曰臧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艱貞曰貞厲皆象其宅心易述曰中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肺難于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于腊肺膚者性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六二柔正有此象也小物全体而乾曰腊肉藏骨六三三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連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上体此郡國之獄上於古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肺之象乾肉肺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盖獄成而讞於王雖

噬膚是自家治獄易不可說服之甚易與臧鼻相矛盾

一經... 卷三... 六十九

有強梗其詞已服故有噬乾肉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无有服從者，能不噬腊肉而

遇毒乎，然彼為間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

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

陸庸成曰：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

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不當而罪當也。二所遇

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已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

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己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故

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遇毒者以處位不當也

遇毒者以處位不當才德不足以服人也

以平日不足取信言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以剛居柔有明斷之才而不傷於刻覈，雖遇難治之獄亦自輸

情服罪而堅者剖吉者伸矣，有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入

之司命必艱難而心无易忽，正固而心无枉曲，則刑當其罪，民

不寃而吉矣。

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以六爻言之居大臣之位則為去間，象大

司寇掌邦刑者，二三皆刑官也。噬乾肺象難治之獄也，得金矢得

上全會通 卷三 二

其實直之情也。艱以心言其難，其慎惟恐情蔽法枉也。貞以守言，不任喜怒而上下其手出入其情也。一說得金矢，謂聽訟者用剛直以為斷，以剛克強以直理枉也。艱貞謂利在持報難之貞，不平。

丘建安曰：噬嗑惟四五兩爻皆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利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主之道先仁，臣守之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難而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利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易，欽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利艱貞吉者，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故戒之也。

六五柔順而中，有好生之德，而又不為姑息也。而用刑即所遇難治，而彼且輸情，彼且伏法，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大君主獄，一輕重出入之間，而民命攸係，甚毋苟且慢易也。守以貞固，處以危厲，則刑清民服，乃得无咎矣。

六五君位，獄成而告之王，聽之，事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故貞即四之貞，厲字比艱更重。四以剛噬，五以柔噬，故四先曰

艱後曰貞。此終歸於執法。有司以執法為公也。五先言貞，後言厲。此終歸於伸恩。天子以好生為德也。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剛柔相濟，皆用獄之道也。

蘇說以金矢黃金俱主所訟者。且艱為貞為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貞厲无咎者，蓋貞則德漸惟公，厲則思慮詳審，用刑得當，故无咎也。

吳一源曰：威明中正，利用獄矣。苟非凜危，惧艱難之心以臨之，有不恃威明以送，而至於過中失正鮮矣。故曰貞厲无咎。又曰利艱貞，乃知惟艱無艱，惟厲无厲，而用獄非得已也。威明而已末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惡極罪大，怙終不悛，宜服上刑，為何校滅耳之象。何凶如之。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王者明罰勅法，凡有耳者所共聽也。上九玩法而聽之不明，故何校滅耳以罪之耳。若能聽於滅趾之時，豈至此乎。

取象在上。有耳象耳。本聰且為離體。離上亦有不明之象。蘓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二至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